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〇五號　民國卅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四甲

中共發言人評美帝供蔣軍火

不承認美蔣血腥交易

中國人民為了生存，必須從蔣介石手中奪取美國軍火，來消滅美帝走狗蔣介石！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中共發言人頃就美國政府繼續供給蔣介石政府大量軍火，包括價值六百九十餘萬美元的一萬萬三千萬發子彈，並將給中國以更廣泛的「經濟援助」一節，發表評論稱：美國帝國主義的兇惡面目，由此更進一步暴露了。在美國輿論已經更加明瞭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反動無可救藥的時候，當蔣介石進行全面的反人民的內戰已經整整一年的時候，美國政府公然毫不隱諱自己的真面目，把軍火交給蔣介石屠殺中國人民。全中國每個被美國子彈殺死者的子女和親友，都要永遠記住：死者是被美國政府假手於蔣介石殺死的，沒有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蔣介石是不敢和不能打內戰的。美國罪人們想洗淨自己手上的血，推說這批子彈還是對日戰爭時的餘物，又說他們只適合於中國槍的口徑，好像如果不用他們的這些軍火來殺死成百萬中國人，他們就不算有道德的人類，就要受上帝懲罰一般。美國政府不在六月底以前實現五萬萬元貸款，是企圖造成一種美國對中國內戰不熱心的幻象，其實，自從馬歇爾去年三月提出該項貸款以來，整整十五萬萬元的剩餘軍火移讓，重慶、濟南等等，早已交給了蔣介石，美國政府已經表示取消五萬萬的貸款，僅僅為了實現更廣泛的援助的交易還沒有成功，僅僅因為實際以蔣介石所給的担保還不夠，換句話說，是因為要換取蔣介石更大的賣國條件。中國共產黨重申對於帝國主義者和賣國賊的這一切可恥的血腥買賣決不承認。中國人民為了生存，必須更加努力，繼續從蔣介石手中奪取美國的軍火，來消滅美國侵略者的走狗蔣介石！

惡霸地主組成「五元堂」

利用公商霸佔羣衆林產

高等法院已將主犯扣押

（寧武訊）惡霸地主丁明文、孫二娃、孫啓（前寧武縣林木保委會主任）等勾結某公營商店經理郭福換，從去年組成「五元堂」，（對外交易仍以公營商店出面）霸佔了本縣謝家溝、王化溝兩村羣衆的大小二十餘處林產，砍毀了樹木千餘株（請准砍伐的未計在內）。他們怕羣衆告發，採取隨砍隨賣的辦法，已獲淨利一千六百元白洋，幹部羣衆深為不滿，羣衆說：「老百姓砍個地畔樹，保委會不讓，孫二娃砍下一溝，沒人管。」幹部說：「聽說開山要同村幹部劃界，人家砍山可是沒向我們說過。」保委會曾為掩飾羣衆耳目，「沒收」丁賊等的二百二十元條條，也被羣衆揭發了，原來是丁榮不號（看不上）的廢貨。最近高等法院根據羣衆反映，查明事實，已將孫啓、丁明文、郭福換等三人扣押審訊。（趙林克、齊雄炎）

我軍某部在搶種期間

自行轉送傷員

（本報訊）我軍某部醫院有數十名從前線下來的傷病員，急需轉後方醫院治療；但正值開後搶種時期，為了使羣衆不誤農時，該部總主任即召開會議，動員除自己轉送，會後各單位立即抽出九十個人的担架，並抽出三十四牲口，組成轉運隊，將數十名傷病員，迅速送往後方醫院。（硅棠）

稷山解放後潰逃敵偽

全部被我肅清

（新華社晉西南三十日電）稷山縣於四月解放後，兩月來，我民主政府與地方武裝，已將潰匪全部肅清。當該縣解放時，偽「保警大隊」一部潛匿逃竄，後即與零散偽「編村」人員匯合，共約二百餘人，分股在四鄉騷擾。四月下旬地方武裝開始對之清剿，配合三區區幹隊首時開大會，股匪潰滅，遭吉鄉大隊偽「保警大隊」第三連解決，某縣參戰民兵結節潛伏於村之前偽「維委會」副主任霸某及隨員四名活捉，此潰匪內部動搖，「保安隊」一、二班霸占海及衛生兩股士兵三十二名攜械先後向我投誠，合計該役共俘敵五十餘名（內有十四支隊副支隊長吳鳴九被擒，打死政治主任吳耀田被俘），繳獲機槍四挺，擲彈筒兩個，長短槍九十三支。與事同時，我又普遍展開政治攻勢，爭取失足份子回頭，並自首者，有關旅部少校政治指導員及蔣軍三八縣隊長郭子清及「鄉村」人員一千八百餘。解放縣城時被我俘虜之「保警大隊」副大隊長王貴吉，逃走後近復被俘。此外，該縣區政府並搜獲潰匪埋藏之各式長短槍達三百枝。現該縣社會秩序大為安定。（馬明）

八分區司令員等

親率工作隊參加土改

幹部大會上，嚴厲批評了部隊中的地主思想與軍閥作風。

（八分區訊）八分區召開幹部大會，傳達軍區會議後，已抽調幹部組織兩個隊，由侯司令員、曹副政委親自率領，下鄉進行土地改革。幹部大會上，首先嚴厲的批評了部隊中存在的地主封建思想，如××、××隊參謀×××，出身地主家庭，土地改革中家裏被鬥爭，便說：「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革命革我的命，我也革他的命。」等等錯誤立場的話。其次對軍閥主義，個人享樂思想，不能艱苦奮鬥，不安心工作，對抗組織等錯誤思想行動，也給了批評。對幹部政策上，檢討到過去對幹部的遷就，以致形成發展成為使幹部思想混亂的現象，使部隊戰鬥力受到損失。接着指出應堅決肅清這些壞思想，加強支部工作，加強軍紀，做到賞罰嚴明，幹部要用組織去帶兵，一切軍閥作風都是非法的。會上同時指出：軍隊只會打仗，不會做土地改革是錯誤的，因此確定在不妨礙戰爭的原則下，應盡量抽調幹部參加羣衆工作（編者按：根據軍區建軍會議的精神，軍隊參加土地改革，是當前的重要政治任務，各級幹部應一律參加，把戰鬥和土改結合起來，而不是在「不妨礙戰鬥的原則下」才去參加。）把鬥爭會議的精神與實際工作結合起來。大家都一致感到軍區這次會議提得異常明確與尖銳，對會的政策的階級路線，把鬥爭錯誤的糾錯馬上發揮起來。

賀中四同學記大功

機智敏捷捕獲陳誠武等

（本報訊）賀龍中學二部同學孟美清、劉維領、楊志清、賀化民等四人，於上月十九日在臨縣安村附近，發現組織逃跑之蔣軍俘虜陳誠武等三人，詳情已誌本報。中學部及軍政幹部學校校部、司令部三部，予該四同學以獎勵，並各記大功一次。（向寥）

美帝兇惡面目進一步暴露

供蔣軍火屠殺中國人民

並以宣佈繼續貸款供蔣進行內戰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美國國務院已宣佈與蔣介石簽訂合同，以大量軍火供給蔣介石屠殺中國人民，並宣佈六月三十日出口銀行貸款期限屆滿以後，仍將繼續以貸款供給蔣介石進行內戰。美聯社報導：美國以價值六百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八十九元之剩餘子彈一億三千萬發，售予蔣介石，而予「以對抗中共」（府）。蔣政府及物資之一援，其售價約僅值十分之一。售彈之合同簽訂後，出售及出口銀行之發表聲明稱：配合進出口銀行之聲明，於一九四六年所劃中國（蔣政府）之五億貸款，至六月三十日終期，然中國（蔣政府）之保證，則該銀行，以合理之條件提出中國（蔣政府）特殊計劃，美國銀行將予以考慮。美國務院宣佈，仍可用「自由」向中國政府（指蔣政府）出售剩餘物資，可對於經由「商務部」（指一一）購買種之，「剩餘物資」，可准予出口簽證，云云。

「七一」社論補正

晉綏新華社「七一」社論「努力奮鬥，迎接勝利」中錯誤之處，糾正如次，希讀者注意！

第二段第八行，缺落之處，原文應為：「不惜以特務恐怖對付學生和民主人士」。第十行：「不惜讓三萬萬一千萬蔣管區人民餓死」，應為「不惜讓幾百萬幾千萬蔣管區人民餓死」。第十五行：「小資產階級」應為「小資產者」。十六行缺落之處為「開明紳士」。

第三段第三行：「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親視敵人！中國人民確信自己……」應為：「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藐視敵人，確信自己……」

第五段第十一行：「大用美國運來的軍火」，應為「大用美國送來的軍火」。倒數十行：「那末在今年的愛國戰爭中」，應為「那末在今後的愛國戰爭中」。倒數八行：「……不能以自己的努力」，應為「……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倒數第三行：「守備將區後方的不過二十二個旅」。第廿六段第一行：應為「……蔣介石反動派永遠無法征服人民」，「反動派」之下缺一「是」字。第三行，「……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應為「……與人民的民主解放」。第五行：「有段艱難路程」應為「有一段艱難路程」。第六行：「……在過去三次革命運動」下漏一「中」字。第十行缺落之處，應為「在戰爭問題上」。第十五行「另一個有如等重要」下，缺一「性」字。倒三行，「還是指望」應為「還須指望」。

神木城內百餘飢民

向地主官僚倉庫搶米

（神府訊）府谷縣神木城內，飢民暴發生搶米事件。六月二十日，該城內百餘飢民，將神木縣官僚地主合辦的倉庫、碾磨坊搗毀，搶米，當時將某衛士打傷，搶米一千人前往搶米，但飢民仍不斷一縣城蔣軍閉門，包圍糧站，要求賣米吃，飢民不顧一切，見米就搶，一時秩序大亂，縣府急派保安團及隊伍趕到驅散，幾經彈壓，始告平息。城中戒嚴，各街口緊閉，飢民在城內挨餓，不得出城，下令搜捕。入夜，城內六十人被捕，有法辦「嚴懲」者，飢民又大批聚集，蔣軍兵士在飢餓威脅下，亦有食糧不足，每日僅吃兩餐，士兵們怨言載道，肚子常鬧饑荒，守衛城門的衛兵也……（寶光）

忻縣五區遭受雹災

區幹部前往發動群衆救苗 補種小日月莊稼及秋菜

（新華社雁門二十九日電）忻縣五區搶鋤完畢，剛轉入夏鋤，不幸又遭雹災，打壞禾苗約十方里。雹災發生於本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歷時十餘分鐘，雹大有如鷄蛋。大辛莊以東，南高以西，北莊以南、奇村以北，長達八里、寬達五里許之節地，幾爲冰雹所掩蓋，至天黑方逐漸融解。所有莊禾，都被打壞。五區區公所當夜召開緊急幹部會議，研究對策，次日派得力幹部到該地區進行救濟及組織羣衆救苗（有些麥子山藥尚可挽救），和調劑籽種、畜力，再種小日月莊稼及秋菜，同時勸員羣衆儲蓄一切可能充飢的食物，準備渡荒年。（牧蠻山）

河曲搶佛塲

幹部和群衆商量辦法 解決夏鋤口糧困難

（河曲訊）六區搶佛塲幹部和羣衆具體計算，商量出辦法解決夏鋤期間的口糧困難。主要辦法是紡織，抽空打短，再用義倉糧補助。如貧農韓官保全家三口人，到六月底（陰曆）前，缺糧六大小斗，但他婆姨已把三斤貸棉織下兩疋布，幹部就動他暫時不要做得穿了，賣了可換回五小斗米，公家再貸一部份棉花給他，繼續紡織；下缺一斗，可抽出幾天功夫打短來解決。再如高掌生，闔口人，到陰曆五月半，也缺二斗糧，但他一人鋤地十三墒，給自己鋤地外，最少能抽出十天時間來打短，做糧自己吃在外，也能賺回二斗米，困難也能解決了。再如高存喜也缺一個月口糧，但他自己現向親家借到了些糧食，不用公家幫助了。

他說：「單靠公家是不行了，自己也得想法。就是公家養活了咱一年，也長不得一輩，將來日子還長哩」。經過具體計算，全村十二戶缺糧戶在夏鋤期間困難，大部能得到解決。個別戶與人口多，稍有不足者，準備撥出一部份義倉糧。（志功）

偏關樓溝村貧苦羣衆

補種完畢增開荒地

（偏關訊）一區樓溝行政村生產工作組於開[illegible]後發動搶種、增開荒地，[illegible]生產七天的總結，除改種外，所有糜苗非稼[illegible]了，只剩老窯二十戶抑搶開荒地三十四墒半，可種糜子。在開荒中，特別照顧了貧苦農民生產困難，各村都向地主富農調劑了牛工、牛草、籽種來。如僱工張五小已經[illegible]了十六墒地，這次又給他調劑了兩犋牛，鋤了兩墒荒地，他怕將來鋤不過來，幹部就答應幫他想法解決。現全行政村二十六戶無牲畜的僱貧農和獨身漢，在人畜力的幫助下，已開了五十多墒荒地。[illegible]結束，荒地[illegible]，因非稼後要鋤，緊了，羣衆就提[illegible]，保證青苗[illegible]。自願三個[illegible]組織變工，[illegible]全村已經組[illegible]近三分之一。（郭晉斗、鄭維業）

關於李竅年借米給窮苦人的來信

編輯同志：

六月二十五日本報第二版「給抽簡報」內，其中最後一個消息，是曾學元同志寫的，標題是「窮苦人幫助窮苦人，泥工李竅年自動借出米一石」。這一個報導是表揚李竅年的，還是由於沒有了解他的全部歷史，祇看到目前的現象而寫的，已被羣衆教育了。李竅年鄉雖家貧，可是他四〇年担任李家灣民兵中隊長，當時他叛變投敵參加了特務組織，並在陳家渠報告了我軍寄埋的物資與村長（因他當時逃到陳家渠），直到現在他仍未坦白過。當我工作團來後，他很害怕，首先當了麻牌和買窮苦人的心，所以才借出一石米來（實際上他是泥工，五十天即可賺五石米）。昨天在大會上即有陳家渠被吊打的人，要求交出李竅年來，要向他報仇，李家灣羣衆也識破他借米的動機，要求給李竅年應有懲罰。因此關於表揚李竅年的一報導，應當負責給予糾正。

敬禮

趙琳 六月二十七日

優抗雜訊

△雙石官莊頭村山高溝深，多數人家靠吃窖水。現在天旱窖裏收不下雨水，下溝擔一回水須走五六里路，村幹部爲解決抗屬吃水困難，便把人少窖大的劉四龍等四家，調來商量，先川繩子把他們窖裏的水量見，折成担數，除過主人每天的吃水（估計吃到五六月下雨能接收水時），將盈餘出的水，解決了抗屬劉猴慣、劉建綱和貧苦農民劉孫保等五家的吃水困難，使他們能多生產。（文俊、恆曉、愛儒）

△雙石三區劉家山，烈屬劉偉貴老倆口六十來歲了，大家不忘他兒子爲革命光榮犧牲的功勞，除給分了二十畝好地外，最近在雙方自願下，又介紹僱農劉冬來夫婦倆口，過繼爲劉老人的孫子孫媳，同居吃飯，劉冬來保證養老送終兩位老人。本月十一日舉行了過繼典禮，該村羣衆和幹部，還送了不少禮物。（[illegible]、安樂、英俊、愛儒）

△[illegible]後作村，赤貧抗屬高芝林的老婆久病不起，不幸於五月八日病故，家裏窮苦沒錢，埋葬不起，幹部即召開羣會討論，大家都說：「她兒子高明現爲大家去打仗，他的母親就應和咱的母親一樣」。高加榮自動捐出一付柏木棺材，又集措起二斗米、一斗二升白豆，高村長又撥來一斗優待米，村主任高汝富等，都自動打墓，還僱了一班鼓手，公爲安葬。（明清、如元、明龍、維靜）

提高牛把手的技術

嵐縣訓練土機推廣員

二十一處訓練班已全部停辦

（嵐縣訊）本縣今春舉辦土機訓練班計廿一處，據行署五月底命令，已全部停辦。該縣貿易局現從貸款中抽出一部，訂製臨縣土機二百架，貸給已學會的一批貧苦婦女回本村推廣。又，現有土機推廣員及縣上熟練女幹部，對技術熟練程度尚嫌不夠，很多都是半把手，縣上決定抽出半個月工夫，聘請教師，再繼續加以訓練，現已調回技師開訓練，有十七個推廣員，及女幹部一部，每人掌握機子一架，參加學習。（王漢章、[illegible]振邦）

（嵐縣訊）縣上貸了七架土機給坪溝行政村，另外該村又從消費合作社內抽出一筆款買了四架土機，分配給該村所屬七個自然村，現每架機有一個本村的技術輔導女担任教練，總共三十三個婦女學，其中二十六個是缺衣穿的貧苦婦女，七個是新翻身中農。從六月初開始，最少的已織下三丈布，最多的織下十丈布，才學會紡織。[illegible]每尺布四兩米，與織布兩丈布的規定：每學徒從六月底到[illegible]分爲三個期，每期最先由貧苦婦女學，一次[illegible]二十二個女人參加學習；村行政村幹部有專門負責檢查幫助解決各項困難。（賓本）

派款買牲畜 地主使用多

—代縣西南街村幹部—

（代縣訊）城關西南街今春村幹部強向貧苦羣衆派款，買了十頭牲口，卻優先給地主使用。該街村幹部爲了「解決畜力困難」，不顧七十多戶貧苦羣衆吃了上頓沒下頓的飢餓生活，自行決定買了十頭牲口。五十五戶貧農和小商，單出草料費，竟達四十多萬元。但在使用牲口上形成地主佔先，全街共有一百七十多戶人家，開始給兩戶地主耕了十三畝地。五月間該地落了寸許雨後，秋禾需搶播搶耕，貧苦羣衆痛感「牛須不排手」。這種沒有階級立場的做法，應迅速予以糾正。（伊彤）

神池井兒上村政權

竟被漢奸惡霸掌握

幾年來爲非作歹欺壓羣衆未被處理

（神池訊）一區離城關僅五里地的井兒上，新政權建立二年以來，一直被掌握在漢奸、惡霸地主手中，至今羣衆未翻身。村主任代表崔茂是該村惡霸地主崔文齡之子，農會幹部康[illegible]衆軍會做過漢奸，任日寇警察所督察長，地主成份。兩人狼狽爲奸，包庇地主惡霸，欺壓羣衆，貪汚腐化。據已有的材料，其罪惡事實如下：崔茂的叔父崔文元（地主），擁有土地五百三十畝，去冬土地改革中，在崔茂包庇下，僅「獻」出賴地二百多畝，好地全留下了。三山村及城關鬥爭出地主的房子、衣物、鐵鍋等，崔茂及康杲軍兩人竟給地主崔二虎、崔大虎、崔孔、崔盡、王成分了頂好的果實。小羊圈地主韓麗川逃避清算，奔來該村找掩護，崔茂也給他分下房子，韓不住又賣了。今年鬥爭崔文元、王成、崔三等地主，崔茂一串通，他們倫跑了。崔茂現時常在村[illegible]請客，用恐嚇手段破壞羣衆鬥爭，說：「誰給八路軍眞心實意辦事，『中央』回來要[illegible]判。」[illegible]等地主欠下公[illegible]，他不但[illegible]，漢主王才欠下[illegible]斤公糧，竟給[illegible]鍋。村中地主[illegible]自己不服抗勤[illegible]有財等向他提問，他說：「[illegible]也是你，不論你，就[illegible]」[illegible]羣衆要反對我們公[illegible]錢到公所吊[illegible]

封建富農賀老三 違法賣牛

被羣衆鬥爭後認錯

（興縣訊）六區後坪上自然村封建富農賀老三，爲了逃避清算，[illegible]就讓兒子賀萬斌將耕牛趕到臨縣出賣。臨走[illegible]會。羣衆[illegible]制止，大家向賀某提出，行署早有命令，不能私自出賣耕牛，目前正在耕種期間，貧苦農民正缺牛耕種。賀老三當衆承認錯誤，並立保將牛尋回。過了五天，他把牛拉回來了，現已給十戶貧苦農民和抗屬捨種。（劉培英、高志尙）

陽曲貿易局 拿欠賬頂貸款

貧苦群衆要不下還不起

（陽曲訊）最近檢查貸款工作，發現貿易局拿欠賬頂貸款，使貸款戶要不下，貧苦欠賬戶償還不起。三區原決定貸款五十大石，在二月份發放時，發了五千二百五十斤米的布，下餘七千七百五十斤，拿貿易局去年在三區買棗西欠下的賬目頂還，使貸款戶拿到條子，到五月份還有沒要下的。如貧家坪郭村根，討要四次還未要下，因債戶已逃到敵區。另一方面，貧苦欠債戶因還不起，非常爲難。如石窯河（非貸款區）赤貧杭屬弓三孩，去冬被閻匪搶劫，欠下貿易局布價小米一百四十斤，要求給特家山貨戶弓根則，拿着欠條向三孩要，只好將山藥籽粒折價償還。又一家抗屬在僱要下，將值八元白洋的羯羊，祇折價六元，還了欠賬。這種現象在一、五區也有。羣衆反映：「貸下款來，貿易局要回欠賬，還是翻不了身」。（高館、張付全）

代縣週流村群衆

要求地主張子義償命

（新華社雁門二十五日電）代縣週流村羣衆，要求懲辦害死九條人命的地主張子義。該地主會用操縱及勾引、抽大烟等方法，霸佔資財[illegible]的房地。[illegible]父親死後，他[illegible]七十頃[illegible]。去春，[illegible]羣衆要[illegible]和張逆清算，張逆開訊說：「[illegible]」[illegible]村長咱村就咱商量[illegible]一下，也得人家[illegible]，算不如咱村[illegible]，咱大家下[illegible]村長，我總[illegible]了。」他假裝[illegible]與同村村幹部常吃油糕，同時[illegible]請羣衆到他家[illegible]盤據代縣城之[illegible]部姓名，共年四月六日，打死劉海望、張生口、[illegible]等四人，另外有三人被抓到城內殺死。張根[illegible]的老婆，被[illegible]引[illegible]殺死，趙七十個大血[illegible]。直至今春工作組到該村後，始揭出來。群大會上伸冤訴苦，向張逆打了算，最後羣衆要求政府[illegible]張逆已被政府扣押，準備交羣衆處理。（張雨田、汀濤）

[illegible]從中貪汚羣衆[illegible]元，[illegible]白洋六千多元[illegible]三人的糧食[illegible]，私自貸出去，使換僞鈔，[illegible]過該村幹部很[illegible]，[illegible]不了[illegible]不過問此[illegible]因此直到現在[illegible]仍未得到安[illegible]，人[illegible]犯究竟[illegible]應[illegible]在人[illegible]打[illegible]（陳[illegible]）

更正

靜樂殺人犯趙德玉在兌子溝村羣衆大會上被處死刑。本報內部修改稿件時，未將兌子溝村名寫出。因趙犯係羊圈莊人，標題時又誤上爲「靜樂羊圈莊羣衆仲宜恨」（六月十七日本報二版刊出），疏忽之處，向作者讀者致歉，並此更正。

蘇中軍區管文蔚司令

縱談蘇中自衛戰一年形勢

——殲敵三萬餘繳獲三個整旅的武器 蔣軍完全陷入人民大海進退維谷——

（新華社蘇中三十日電）蘇中軍區司令管文蔚將軍頃對記者縱談蘇中自衛戰一年來形勢稱：蘇中人民艱苦鬥爭，並勝利地堅持了蔣後一年。一年內，蘇中軍民在東台、栟（茶）北、李堡、大中集、豐利等大小五一二六次戰役中，共殲俘蔣軍官兵三萬餘人，繳獲相當於蔣軍的三個整旅的武器，並且拖住了兩個整編師。管文蔚將軍稱：自去年我軍自動撤出蘇中最後一個城市東台後，蘇中即全面處於敵後，蘇中軍民從此開始了獨立自主英勇堅持蔣後鬥爭的局面。蘇中因為地處要衝，南控長江面臨京滬，北脅兩淮而屏障中，故蔣介石曾提出「三個月內完成「清剿」計劃」，總計動用四十九師一個旅（係在如皋南被殲後又補充者），四師一零二、九零兩個旅，五十九旅一個團及土著蔣偽約八萬餘人（陸續調走之八十五、六十五、六十七零師及交警大隊未計入），由西至東封鎖了揚（州）泰（州）海（安）栟（茶）一線，由南到北封鎖了（南）通（通）榆公路，將整個蘇中被分割為四。一月開始進行了全面的又分區的「清剿」，首在泰州、海安迄栟茶一線以南的南通、啟東、海門、如皋、如東、靖江、泰興、泰州八縣進行，繼又對泰州、興化、沙溝、射陽以西運河以東地區進行。其「清剿」部署，首先修築碉堡封鎖線，僅泰州至栟茶一線，封鎖碉堡一千個以上，海（安）泰（州）以東之封鎖公路，則交織密如蛛網。「掃蕩」則由數十路分進合擊，「梳篦搜索」，更佐為日出晚歸之「會剿」，再進而村村「駐剿」，併其消滅人民武裝摧毀民主組織建立反動統治之妄想，並未實現，迄今為止，蔣軍仍僅佔幾條交通線及部份城鎮，而大農村仍在我手，而東台、台北、興化、海通等大塊地區，最大者縱橫百數十里內毫無敵蹤，照常進行土地改革與生產建設。我們已有絕對把握，堅持下去。管司令指出：一年來蔣後鬥爭中，一面充分暴露了蔣介石的毫無人性，另一面則表現一千萬軍民的英勇不屈，頑強鬥爭。蔣軍公開提出「寧可錯殺一千，不要放走一個」，並定有殺人比賽等，據最低估計，蔣介石負蘇中人民的血債，為被殺無辜人民二萬餘，被抽壯丁一萬餘，被燒房屋而致無家可歸者二萬餘家，被姦婦女三萬，被搶糧食及其他物資則已無法計數，黃橋、靖江、兴港口等地的動亂數百人民的集體大屠殺，至數十種非人酷刑，如將人綁在樹上剮成斷塊等，更極盡野蠻殘酷之能事。但千萬軍民沒有屈服，相反的，化悲痛為力量，變仇恨為勇敢，其英勇不屈頑強抗爭之精神，真能驚天地而泣鬼神，人民捨己、捨子、捨夫、捨房屋、捨財物而援救的幹部，已在千千人以上。蔣軍每到一地，幾里之內，千萬人有組織轉移，沒有一個甘心為蔣奴役，但當抽壯一響，人民即全面捲入游擊運動，使蔣軍完全陷入人民大海，進退維谷。

管司令說：一年來蔣後鬥爭，深深體驗到這樣一種真理：（1）密切聯系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2）很好的領導群眾，發動全面的群眾性自衛運動、群眾性游擊戰爭；（3）很好的掌握武裝與人民的鬥爭緊密結合，是堅持蔣後必勝不敗的三件法寶。

蔣介石無恥

陳瑾昆

我在民十七間法儒材留學典禮時，有一個演詞，暗諷蔣介石為魏忠賢，說他率同國民黨徒，偽孫中山為先總理，並假借三民主義，如同魏忠賢要文武大臣拜他作乾爹，並著三朝要典一樣，當時在場的有部長謝瀛洲，來賓張繼、何其鞏等，都為之失色。現在事實證明：蔣介石的禍國殃民還過於魏忠賢，「好話先生說盡，壞事先生做盡」，以前他是滿肚的男盜女娼，滿口的仁義道德，還想作假，現在則公然撕破偽裝，倒行逆施，連假也不知作了。他堅持內戰，動員幾百萬人，擴及十多省，用外國武器殺本國同胞，抓夫徵兵，徵糧派款，濫發鈔票，濫借外債，實行賣國政策，和美國締結中美商約，有這樣的賣國條約，就是他在國家主權與領土都斷送了。他實行獨裁專政，一個條約，自己簽字的條約都撕毀了，自己親手簽定的憲法也撕毀了，假借「動員戡亂」，以前的「全面光榮的內戰」，變本加厲的殘殺人民，摧殘學生為學生自由生存的權利，把屠殺人民這是他自己的保衛，他也居然說是受共產黨鼓惑，平時還假惺惺說人民的自由，殺殺抓抓的時候，說是一個流氓，就不假作假了。

，原形畢露，現出醜惡，不只是無賴，而且是無恥！他還在參政會上向全中國人和全世界人扯謊，就是一個不只是無賴而且是無恥的最明顯的鐵證！他說：解放區人民是「在水深火熱中」，這真是把自己的罪行，移在他人頭上！我這次來到解放區，走過許多省，看見到處老百姓都是有飯吃、有衣穿、有地種、有書讀，何蔣管區相比，真是一是天堂，一是地獄！蔣介石拿軍隊封鎖，內外人全都知道：蔣介石不但打不過人家，現在也無從封鎖了人家，時候極力封鎖，現在是無從封鎖人家，介石不但打不過人家，也比不過人家，軍隊幾千幾萬的人，一打就逃死或投降，學生工人是人民的先鋒隊，罷課罷工，現在又有商人罷市，到處都來，各地民變，是解放區不但沒有那些現象，更加做到官民一體，在全中國的全世界人面前，就拿出了歷史上未有的成績，蔣介石在參政會上又說：一要明是非，二要辨利害」，人們聽了，和他的爸爸國民黨一樣，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的蔣介石在參政會上的話，何以前無數次文告演詞所說的一樣，他仍是要硬做到底，如今他在痛恨內戰、賣國、獨裁，何以他要變本加厲，要硬做，就是有殺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只是無賴到了極點，而且無恥到了極點，是無恥到了極點，我們要知道：我以前因只是先見的預言，現在卻是老百姓要告蔣介石，不要老百姓死，老百姓又何必要他來，你不要我們活，我們要你死！

巴黎會議應要求美國澄清馬歇爾計劃實際意義

——塔斯社巴黎特派記者評——

（塔斯社巴黎特派記者二十七日報導）三外長會議是在一種對馬歇爾哈佛大學演說的反應極為錯綜複雜互相矛盾的情況下開幕的，因為馬歇爾關於援助歐洲經濟復興的意見，是對哈佛大學學生的演說，還不能看作是美國官方的聲明，而且直到現在，美國官方還沒有對此問題作任何的正式表示。第一方面，美財長斯奈德於日前卻宣稱，馬歇爾的演詞，不應該被解釋作美國將予其他國家以比較以往更大的幫助。美國報紙亦都對馬歇爾計劃提出了許多紛歧的意見。因此，第一件工作應當是澄清馬歇爾計劃的實際意義。三外長會議可以去詢問美國政府：歐洲國家所需計算的美國經濟幫助的程度如何？美國借用貸款的條件、數目、期限及其他又是什麼了？美國會是否可以批准美國政府的幫助歐洲國家的法案？如果不同美國提出這些問題，不先弄明白美國貸款的實際可能性之範圍，就去擬訂歐洲國家的需要美國貸款的計劃，則一切都會變成了紙上空談。尤其是英法兩國政府，它們都會公開聲明，它們關於美國對歐洲的經濟計劃，除了從報上看到馬歇爾在哈佛大學演詞以外，別無所悉。因此，向蘇聯提出要詢問，就必須能如了。巴黎會議如能一開始工作即請求美國澄清馬歇爾的言論，還就算做了一件適當的事情了。

魯中基幹地方武裝

一年殲敵九千

（新華社山東三十日電）自去年「七一」至今，魯中基幹地方武裝獲得重大戰績，據不完全統計：一年來，作戰一千二百餘次，殲滅蔣偽軍四千一百十四名，俘四千九百十九名，繳獲迫擊砲九門、鋼砲二門、六零砲六門、小砲十一門、火箭筒二個、輕重機槍一百九十二挺、衝鋒槍一百一十五挺、長短槍三千一百六十四支、槍彈六十餘萬發及其他軍用品無數。

（法新聞社巴黎二十八日下午電）蘇英法三國外長會議二十八日下午四時開會，六時三十五分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三十日下午舉行。

簡訊

河北西部與山東北部大部地區，上月下旬均已降雨，大秋作物已全面播種。

卅萬礦工參加罷工

拉馬第政府有垮台危險

法工潮日益擴大

（巴黎訊）法國工潮已日漸擴大，煤礦罷工參加者近二十萬人。罷工係於北部礦區開始，二十七日，中部及南部礦區亦參加罷工，生產損失估計每日在九萬噸以上。法國報紙紛紛推測：拉馬第政府將因煤礦工人反對政府措施所舉行的罷工運動而有垮台危險。

蘇英議會委員會公報稱：

歡迎馬歇爾計劃之前

要看是否有弦外之音

（塔斯社倫敦二十八日電）蘇英議會委員會歡迎蘇政府決定參加巴黎會議討論馬歇爾計劃。其公報稱：「我們熱烈歡迎馬歇爾計劃之前，必須等一等看是否有弦外之音。杜魯門主義現在並未被棄絕，它正運用於希、土及伊朗，而且當匈牙利政府開一重組政府以排除不忠的反動份子時，美國政府即決定停止根據今年二月所訂剩餘物資協定中借給匈國的信用貸款，在中國與意大利，美國的政策亦仍是一樣，而且還一次，馬歇爾也絕沒有甚至間接暗示其建議是否與杜魯門主義在任何形式或形態上相決裂。」

太行葉分區部隊

兩月殲敵二千

（新華社晉冀魯豫廿九日電）太行葉分區部隊開展立功運動，以鄭汴戰果迎接「七一」。兩月來，已完成並超過三個月殲敵計劃的三分之一，並殲俘蔣偽二一九六名，攻克據點二十處，解放人口九十萬。

共產黨員在火線上

柯崗

「六四」部隊黨委鄧書在他的戰地日記中寫著：每次戰役結束之後，至少有二百份戰士們的入黨申請書送到我這裏來，有些在犧牲前來不及寫而請求用口頭提出的，尚未記入。

有一些是被解放的戰士們的申請書，他們差不多都首先鄭重聲明「脫離國民黨」或「同志會」，而又恭誠請求參加共產黨。平漢戰役過來的焦純的申請書上寫着：「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共產黨員那樣堅決的敢於心誠意替老百姓辦事的人，我聲明堅決脫離那說人話不辦人事的國民黨，我死為我自己、為全世界的人民戰鬥到底！」

看了這些申請書，使我想到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共產黨人究竟是怎樣為了人民而英勇奮戰，而為廣大非黨人民戰士所信仰，願意向他們學習呢？我想只舉幾個片斷的村料，就夠了。

在鄭縣打寨關的時候，共產黨員張寶正在醫院裏休養，一聽說打仗，傷沒全好就跑出來了，組織上勸他不要去，他卻偷偷的跟着突擊組過了河道向碉堡，一道水溝，第一名登上城。他爬上城頭時，別人尚未跟上，敵人四把刺刀向他刺來，他一閃身，一顆炸彈把敵人打回去，他佔領了敵人的工事，敵人不停的向他反撲，他幾次打退敵人，最後為炸彈所傷，又打死了三個敵人，始終堅持工事。在霍村戰鬥中，敵人用密集砲火掩護步兵向我猛烈反撲，許多工事被毀，有些人想轉移陣地，他說：「不行，共產黨的軍隊丟掉陣地是可恥的」。他從工事裏站起來，大聲喊着：「不要怕，瞄準打，敵人是怕死的！」氣的當我們陣地前面滿滿敵人的死屍時，敵人再不敢反撲了。這時，一顆砲彈炸倒了他，但他躺在擔架上，還說：「瞄準打，敵人是怕死的！」

談到共產黨員王文宣，他三運沒有一個不五體投地的佩服他。白奇山戰鬥中，當他帶領向敵人衝去之後，由于地形不利，上級命令他們撤回來，當時，大批敵人向他們猛撲，情況十分緊張，有些人驚慌了，他挺身而出，向大家宣佈：「要有次序的轉移，我是共產黨員，我在後面掩護，大家只要沉着，受損失我負責。」這次的轉移，沒有任何人受傷。不久前打霍村，他胳膊被打斷，指頭掉在外邊，當他看到另外一彩號在喊叫時，他很和氣的說：「忍耐點吧，同志，對老百姓辦事，就是要流血呀。」說着，他把手巾放在嘴裏咬着，頭上直冒汗，一聲不哼，直到醫生給他把繃帶捆好。

一該排被解放的新戰士葛世吉說：「在沒攤戰鬥中，敵人一個營在指彈下掩護下，向我們一個排進攻，並且一步步向團指揮部逼近，當時，我們這個排非垮台不可。可是誰也沒想到，當指揮員出敵陣地一舉，大聲說：「為人民立功的時候到了，快跟我往前衝！」說着，十幾個同志端起刺刀，跟着跳上去，我也跟着上去了，終於打退了敵人。從此，我相信共產黨的隊伍是永遠不會打敗仗的。」我問他當時怎麼想的，他說：「我沒有怎麼想，我只覺得敵人的子彈是不認人的，共產黨員也是為着全國老百姓，人家都不怕，我為啥不跟上去呢？」

羣衆的力量，羣衆的義憤

——陳誠武等三人逃跑被捉記

王 忠　劉西林　王金泉

晉綏軍副旅長陳誠武、參謀長王倫明、國軍團長李鐵榮三人從興縣偷跑出來，他們摸着黑路，鑽着小溝，躲閃着邊區的每個老百姓，三天三夜走了一百四十里，在第四天頭上就又被賀中同學和臨安羣衆在嵐縣四區斜坡村東的大溝裏捉住了。

六月十九日那天，賀中二部的八個同志，輪替着抬一付担架往衛生處送去，正走在離新安村二里路的地方，只見迎面跑來了一個地方工作同志，嘴嘴呼呼地說：剛才碰到三個穿草綠色軍服的人，形跡非常可疑，看相貌，恰像通緝令上所說的陳誠武的樣子。這時容不得手的四個同志（趙德中、楊懿、董國珍、靳良）問了問方向，便撤開腿順着大路追了下去。劉兆華、孟美、楊志清、曹化明四個同志趕緊把担架抬到村裏，找來老鄉詢問情況，老鄉說並沒見那樣三個人從村裏過，四個人估計，他們既不走村莊，定是怕人發覺，一定鑽了山溝，遂一面叫五隊事務長和沈岡瑛回校部報告，他們四個人便順着溝沿爬上山去。尋問幾個山溝沒帶見，後來便走到去馬會村的小路上，只見下面是一道幾丈深的溝壑，什麼動靜也聽不見。可巧對面山上一個鋤地的老鄉，早晨看見有三個人溜進了溝裏，便把情形告訴了追來的四個賀中同學，。孟美同志便順着陡崖溜下溝去，發現地下有新踏下的腳印印，他們順溜腳印向前搜索，走到一個兩丈深的溝口跟前，只見那條死溝口上有兩個新鮮明顯的腳印，他們斷定這是專門躲下逃犯人的，繞折向大溝走去，走了五六十步的光景，前面[illegible]地跳起了三個傢伙向他撲過來，孟美同志趁機一動，急忙臥倒假做了一個預備放的姿勢，一面高聲叫道：「站一站！說住山頭，第二班……」那知道「麻痺打狼兩害怕」，那三個傢伙也害怕孟美有武器，扭回頭向溝裏跑上去。孟美趕緊跑回到山坡上，大聲叫道：「劉兆華！上去啦！」這時四個人和老鄉齊聲吶喊：「打呀！衝呀！捉活的呀！」齊跑到上游路口上搭搭，那三個傢伙一聽上面人聲叫喊，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扭轉屁股又蹬下溝底，憑你上面怎樣吼叫，他只是爬在底下不出來。這時大家猶豫了一下：回校部叫人是來不及了，赤手空拳的下去，又怕他們有武器。隨即決定楊志清曹化明二同志到山上關住去路，劉兆華和孟美就像溜冰一樣溜到溝底，才站住身，就看見一個傢伙像死狗似的爬伏在石崖底下，兩個人壯足了膽子厲聲叫道：「站起來！快！」老鄉曹永光、改成、馬駒、黑女也都跑到溝崖頂上吼他站起來。那個傢伙裝傻，硬不起來，他們便搬起石頭向山投去。只見那個傢伙像蝎虎子吃了個發油一樣，哆哆嗦嗦地爬了起來。「伸起胳膊來！」劉兆華的手在衣服裏面亂打了幾下：「不伸起來槍斃了你！」那傢伙哆哆抖抖地說：「我……我叫王樹明，是縣……縣保房的，沒……有武器」。問他另外兩人在那裏時，他還想抵賴，纔着棒子說：「不知道」。大家圍緊追問，他才急忙回答：「在溝邊兩洞子裏」。這時劉孟兩同志一個人拉一條腿，就像拉死狗似的把他拉上山坡，交給一個鋤地的老鄉看管。那老鄉一聲答應，跑過來把那傢伙的胳膊擰在背後，一邊手握鋤把子防備他逃跑。劉孟二同志來不及詳細察，只見馬上又跑下山溝，只聽見楊志清曹化明在山上叫喊道：「劉兆華！上來啦！」他倆一抬頭，正看見那兩個傢伙——陳誠武和李鐵榮，撅着屁股緊往上爬，楊曹二同志和幾個老鄉，拿着石頭向下亂打，只打得那兩個傢伙爬下的像叩頭一樣。劉孟二同志緊趕幾步叫道：「站住！舉起手來！」那兩個傢伙知道沒有跑頭了，便乖乖地把胳膊伸了起來，這時楊曹二同志和幾個老鄉也下來了，仍然把兩個拉一個，拉上山坡。此後，押三個人，每個拉手一捉手向山下猛跑，一口氣拉到斜坡村，那三個傢伙一路喘吁的不停地了，哎喲哎喲直哀求。

陳誠武三人被送到校部的公室以後，郭主任等人正在訓斥他，忽然從門外闖進一個青年民兵，指着陳誠武罵道：「你們解放區特你那點不好，為什麼還想逃掛老百姓，老子今天非槍斃你不行！」一般逃跑要動手，經過大家解釋，這才罷手。陳誠武低下頭，從此也不敢時。這時，院子裏已經擠滿了人，窗戶紙都被擠破了，無數的眼睛都在搜尋位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可憐相。當往軍干校押解的時候，一大羣人七擁八擠的跟在後面，有一個青年分開衆人擠上前去，朝着李鐵榮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腳說：「你狗日的殺過多少老百姓啊！」那團長身子一閃，了一下，幾乎一個筋斗。到村外場面上的時候，羣衆圍上不讓走，問說：「你停一停！有話要問他」，話一落地，羣衆就是一頓手腳。接着就質問開了：「你是不是中國人？」「是，是。」「是中國人為什麼打內戰？」「受了蔣介石閻錫山的欺騙，」「你現在相信不相信咱人民的力量？」「相信，相信，蔣介石的命運是註定啦，」「八路軍待你們好不好」「好！好！」「八路軍打罵過你們沒有」？「沒有」！「那你們為什麼還要逃跑？」「是想家庭，沒有老婆孩子」，「媽那屁！你在蔣介石那個殺老百姓的時候，為什麼不想家了」陳誠滿臉羞愧，無言回答。

從劉家押往西村路過新西村的時候，新安村的老百姓連午飯都沒顧，石頭子早預備好了，校部知道了便預先派人去向老百姓解釋。當陳等被押解到村口，本想走村外繞去，那知一羣小孩子早看到了，拍手叫道：「來啦！快看來呀！」這時村裏擁出來幾十個老百姓，高聲叫道：「走村裏走吧！我們準備下大米白麵，還要招待招待呢！」說着上去就拉，陳等嚇得向後就躲，一直拉到村中間，推過來推過去就像踢皮球一樣。有一個老婦跑到跟前，一把抓下那個團長的帽子，一看頭上沒有頭髮，又給他戴上。這時陳誠武[illegible]，眼睛光[illegible]，嘴巴發問，向大家道歉：「老鄉們，請原諒！」雙手緊接着膝蓋的臉。羣衆又七嘴八舌地審問起來：「你們穿的誰的衣服？吃的誰的飯？」那傢伙點着頭說：「人民的血汗，人民的血汗。」一個老鄉擠上前去扯着自己的爛棉襖說：「你看，這都是你們糟踏的！」大家接着問道：「你們為什麼要禍害老百姓？」「一時的錯誤，」「一時的錯誤」，一個婦女怒火上升叫道：「錯誤？那麼你們從前不知道錯誤，現在還不知道？」說着，她便一把土，就摔在那個傢伙的臉上，那傢伙嚇得渾身發抖，[illegible]，兩手擦着也不敢擦一下，閉着眼皮說：「是，是，兄弟痛改前非，痛改前非，以後不改，我是個王八！這是兄弟的良心話。」羣衆向他吐了口唾沫說：「呸！你那良心掏出來狗也不吃！」這時天色已經不早，怕擔誤們的時辦，羣衆才讓開一條路放他過去，那三個傢伙就像猴子一樣急速的溜了出來，比押解的人走的還快。

這到西村，時間已是黃昏了。羣衆們乘着送去村話的機會，在街上又是嚷嚷，老百姓們質問為什麼打內戰，殺死多少多少老百姓，每個人的怒火直往上沖，又是一頓手腳，那三個傢伙不顧口疼鼻青的鮮血直流，只顧着喊：「哎呀哎呀，我再不敢打內戰了——」狼狽「突圍」，但怎麼也突不出羣衆的義憤！

地主惡霸化形記

落重慶的假鎖皮

朔縣一區白坡村，有一家地主，姓落名重慶，外號人稱「好鬼」。

搬　家

他原有五百多畝地，分散在白坡、磨石溝、石圪塔、寺峪等四五個村子裏，土地全部出租，一年至少也收三四十石糧食的租子。前年，八路軍解放了井坪鎮，羣衆起來，算走了他四百畝地。這狡猾的地主怕羣衆向他算糧食，便在當年冬天，全家般到寺峪村，花了一石糧食，買下落五老漢的三眼窰洞，在當中的一眼窰地下，有二丈深的一個地窨，通地窨又有一眼暗窰洞，這原是落五舉的老人們，在兵荒馬亂的時代，預防土匪的地方。「好鬼」買下後，再三安頓五舉老漢：「千萬不要對人說這裏有地窨。」怕不放心，又送給五舉一些東西。緊接着在搬來的第五天頭上，地主便開始運糧食，白天怕人發現，夜裏人們都睡熟了的時候，男男女女一齊出動，扛的扛，背的背，再加上毛驢馱，將存在白坡的糧食，偷偷摸摸的運到寺峪來。村裏人對地主花糧食住寺峪土窯，都在奇怪的議論着，他卻裝出一付哭窮的樣子說：「唉！人窮了，就該住土窯啦！」

公　糧

他把前年的應交公糧，拖到去年，欠八石。[illegible]

招　待

今年春天，從綏縣下來一個八路軍戰士，路過寺峪村，輪着地主家招待，村招待員把戰士引到他家，地主和他婆姨便哭了一陣，並偷偷地把昨晚剩下的一盆子黃米飯[illegible]

「四月初八」，家家戶戶吃油糕，地主老婆吃的是高粱麵拌苦菜，[illegible]「地主窮垮啦！」於是關到第十一天頭上，便討保釋了。夜裏，地主婆姨高興的對地主說：「要不是裝窮，這八石公糧一顆也少不下。」地主抬着婆姨的肩膊說：「糧食留下了，老叫你受罪啦！」說完便揭開地窨取出了一條子豬肉，掏了半盆子莜麵，婆姨切肉，地主担水，燒火，半夜裏吃開了和麵，燉了一鍋香噴噴的豬肉。

露了原形

四月下旬的一天，白坡村的老百姓，一羣一羣地，湧向寺峪來，他們有許多人原是地主家的長工和佃戶，今天，是他們倚翻身的日子了。

被剝削受壓迫的人們，對着地主落重慶的老婆，[illegible]（續）

夜宿西莊

王志武

午後，乘着雨後涼爽的天氣，部隊下轉移到西莊宿營。

剛一進院，老鄉就非常親熱的招呼着，騰出兩間很漂亮的窰洞，讓我們休息。炊事員××想用小米和老鄉換二斤雞蛋，老鄉很痛快的說：「你們幾個人，多拿幾斤吃去吧。」馬上給了八斤好豆麵，又送給一碗味道鮮美的醋。

一個姓王的老漢上身穿的很破爛，而下身卻穿着新白洋布單褲，我不由的開口問了一句：「你們還捨得穿洋布嗎了？」

「那還不是憑上咱們八路軍來」，他很得意的說。

「不只分了衣服，還給咱分了房子和地哩！」原來這村有個惡霸地主，過着放高利貸剝削農民的血汗，把持了一千四百畝好地，分給了抗屬及貧苦農民。

最近被羣衆清算的，舊個院子也是向地主清算來的。王老漢回憶起他過去的悲慘生活說：「我們窮了幾輩子了，在舊社會裏，窮人永遠是窮人，我今年四十一歲，沒有老婆，……如今分了十六畝地，一孔窰、一間房子，以有糧食、衣服，今年下來就有辦法了。」

另一個姓夏的老漢，也分到了十八畝地兩孔窰兩間房，他說：「咱以前撿的住了幾盤子土窯洞，現在還上同志們住上油花的好窰洞，叫地主們也住住爛土窯吧。」

「前幾年窮院子我們連都不敢進來呀」他老婆補充的說。

話題又轉到這一場雨上面。他們說：「今年春天不下雨，地主們說：窮鬼們，翻不了地，分了地老天爺不下雨，看你們怎呀！這場雨雖說麥子長下好、秋苗是捉住了，叫他們去生氣吧。」

另外使他們担心的一個問題是地主說他們，八路軍站不長，勾子軍來了看你們怎辦。我便把我們十個月的戰績，殲滅蔣軍九十多萬，和各個戰場的勝利消息告訴他們，同時說明閻錫山更不中用，只留下十幾個縣了。老漢們聽了說：「早十年咱們的力量不大，還沒被他打敗了，如今八路軍有這麼大的地方和軍隊，不怕他！」